

讓我們重新來過 ——寫在《2012》觀後

李佳淑

2012。是瑪雅人相信的世界末日。

於是我們有人在想，如果真的是這樣，我是說，如果末日真的快的需要由我們去考慮的話，那我們的末日審判，會是甚麼樣子。當其無徵兆的來臨，我們會是何種狀態，甚麼面目，我們的社會，在過去的人類歷史裏所建立起的所有文化，精神，物質體系，我們所依賴，習慣，原以為根本不會失去的一切，我們的存在本身，將如何毀滅，又能否幸存。

於是有人把兩億美金砸在那裏，只是試圖用電影的方式，試圖用我們所知的所擁有的所能表現的手段，想像我們所未知的其實也根本無法表現的，災難和救贖。這一次，那期限離我們很近，而且這一次，沒有樂土，無從逃避。

災難片一直都很少看。害怕面對一些無法面對和想像的事。如果一旦開始去想，而又無法找到安慰自己的出口，豈不是徒增了太多包袱。人之於災難的渺小和無力，正如所有災難片力圖表現的那樣，讓我沒有辦法面對，思考失去意義。

摧毀。一切。既然是要引起共鳴和震撼，則就要摧毀那些根深蒂固的，符號的，標誌的，信仰的。不同地域，不同文化，不同生活，卻總有相通，只因我們是一個星球上的同一物種。

黃石。加州。夏威夷。巴西。印度。喜馬拉雅。

政府。寺廟。超市。機場。家。

大地裂開，汪洋，恣肆着吞沒它們。吞沒一切。除卻整體毀滅的震撼，無論你是誰，都能在某一個鏡頭，看見你心靈深處所最不願意相信會毀滅的某一個點，訇然毀滅。

不知道為甚麼，當我看見教堂恢宏的穹頂，那幅無與倫比的《創

世紀》被暫態摧毀，裂痕從那兩個指尖輕易而決絕地劃開的時候，除了呢喃一句：「真是甚麼都敢拍啊」，真的感覺有種東西觸動我。

我既非教徒也非狂熱的藝術愛好者，那麼，這種觸動也就只能解釋為，有些東西，已經超越了它本初所囊括的，就拉斐爾的這幅曠世之作來說，超越了藝術和宗教，而被人們的共同認知囊括。就好像我之所以有這種觸動，可能只是因為，很小很小的時候，趴在大百科全書上，覺得這幅畫真是恢宏壯美，覺得特別，覺得不可代替。覺得，偉大。

僅僅是文化的力量嗎？如果悲劇是把美好的事物毀滅給人看，那麼，如果連人，當人類物種都不復存在，如何？不存在了，悲劇又從何說起？

沒有甚麼可以解救吧，終極審判。宗教能嗎？如果不存在因果，循環，極樂？哲學能嗎？當物質被完全摧毀，精神無所依附？何處遁逃？

好吧，我可能還太笨也太膚淺，我不知道它們可不可以。可我覺得，不存在也就失去一切意義。

所以，我們有生還，有幸存，有打開甲板，陽光點亮臉龐的那一天，有災難停息的一天。我們沒有完全毀滅。我們需要延續。需要讓一切意義存在的，繼續的未來。

不想談論人性，在片子裏看有好有壞，合起來好大於壞。

我願意相信，我這麼認為。

好像一個循環。我們無法跳出的循環。

諾亞方舟。古老的預言。毀滅。洪荒。幸存。再創世紀。無論我們走了多遠，多發展，多強大，多文明，本初的那些東西，是人的本體。

就又想起了《創世紀》的鏡頭，它依附於一個建築實體而存在，巨大，真實，所以它無法和其他偉大的藝術品一樣被運進方舟，進而得以保存。它因為「融進」而無法脫離，於是只能和那些物質一起毀滅。然而，真正意義上保存下來的又恰恰是它，它成了人類不

可脫離的軌跡的一部份，再創世紀。

能重新來過。多好。

那敲了兩下就被吞噬的鐘。當時看的時候，我下意識地認為導演得讓它敲完三下再淹了它。可只有兩下，只敲了兩下，巨浪就一下子捲過來，鋪天蓋地，不留餘地。可以認為是製造衝突效果吧，表現災難的突兀，撕毀慣常。可是奇妙的是，當我繼續看下去的時候，心裏就感覺有些東西未完待續，也等待繼續。正因為那第三聲鐘聲的缺失，讓它聽起來不算是那麼完滿的，喪鐘。於是就很自然地在期待，期待一個出口，一個美好結局。或者說，期待一個充滿希望的再出發。

最後陽光真的在，暴風雨會過去。

結局像童話多過像神話。

不過，能重新來過，多好。